



人说山西

大唐蒲州

王西兰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王西兰
著

大唐蒲州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唐蒲州 / 王西兰著.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5.10

(人说山西丛书)

ISBN 7-80598-692-4

I. 大... II. 王... III. 永济市—地方史
IV. K2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3450 号

大唐蒲州

著 者: 王西兰

责任编辑: 冯 昭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发行中心)

E-mail: Fxzx@sxskcb.com(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信息室)

gujshb@sxskcb.com(综合办)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雅美德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84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一 与唐朝一起辉煌——蒲州古城 /1

题记 /2

李唐王朝起跑与终点的战略中间站 /5

从河中府到中都 /8

唐代蒲州：文化的蒲州 /10

历史的书写：蒲州古城废墟 /22

二 唐传奇经典的摇篮——普救寺 /29

唐传奇经典之作：《莺莺传》/30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34

普救寺由来考 /40

新修复的普救寺 /46

三 唐诗高度的标志——鹳雀楼 /65

诗国古蒲州 /66

王之涣与《登鹳雀楼》/76

鹳雀楼的湮灭与重建 /87

四 盛唐繁荣的见证——蒲津渡铁牛 /101

“天下河桥有三，此其一也” /102

开元十二年：桥梁史的奇迹 /106

长与蒲津作胜游 /111

故垒西畔看铁牛 /116



五 唐代道教名山——中条山、五老峰 /123

蒲州的宗教文化 /124

道教名山——中条山 /131

今日五老峰 /139

六 晚唐衰落的挽歌——王官谷 /153

三晋名胜王官谷 /154

司空图的诗及《诗品》/157

不应召的官员,殉唐的诗人 /164

后记 /170

附录

【地方名片】永济市 /171

【非物质文化遗产】蒲剧 /172 永济道情 /172

【不妨看看】万固寺 /172 扁鹊庙 /173

杨贵妃故里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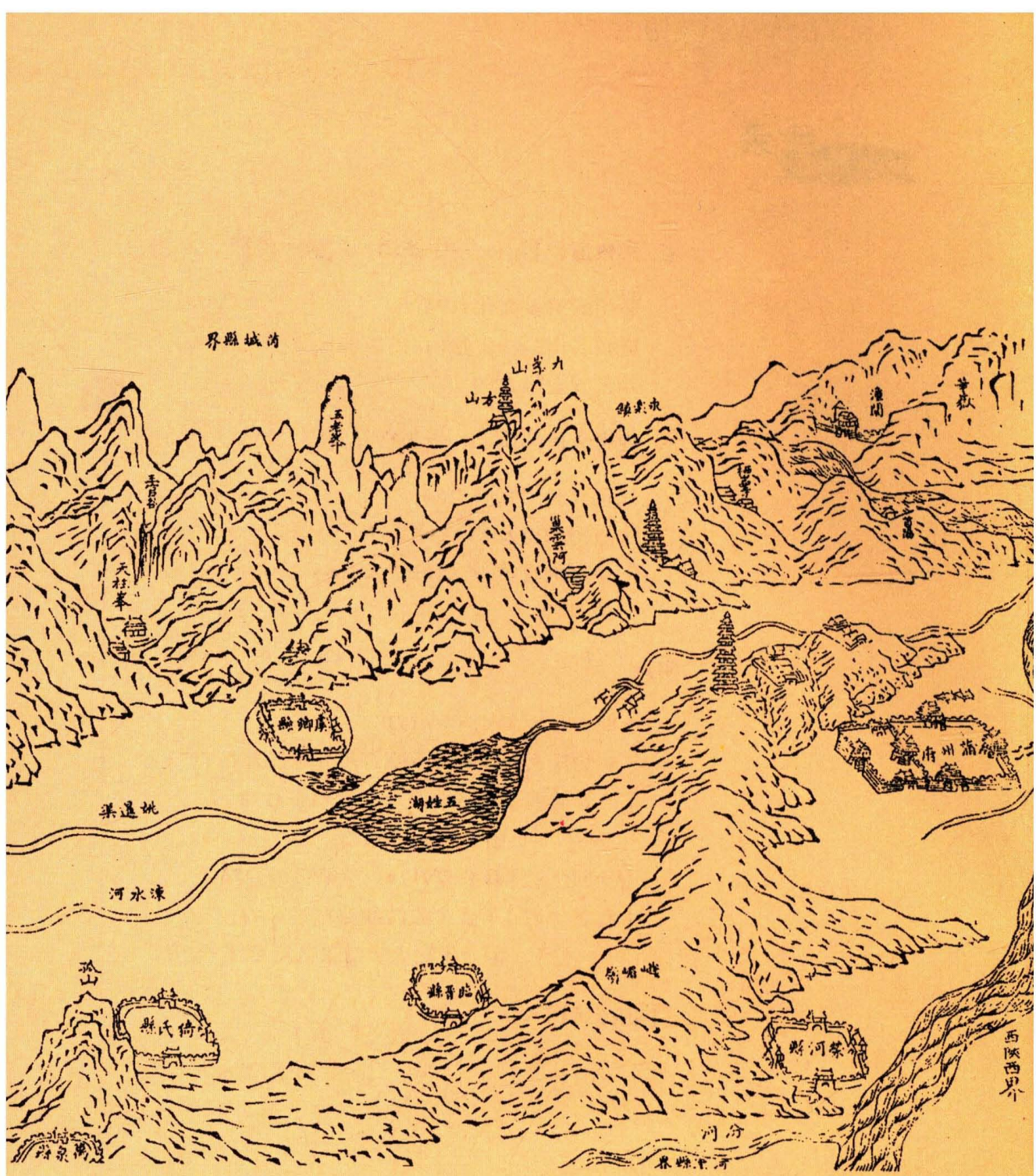
【拎回惬意】舜都醇 /174 芦笋罐头 /174

【我陪你游】永济市旅游线路精选 /174

山西省热点旅游景区示意图 /175

【图版索引】 176





001 府境全圖

大唐蒲州

——与唐朝一起辉煌——蒲州古城

人说山西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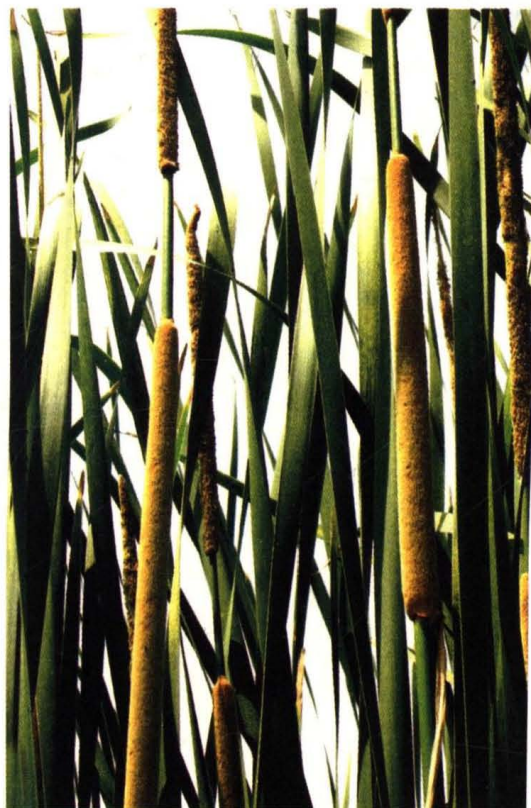
唐代元稹《莺莺传》开篇写道：“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蒲只是城内，出了城就是蒲之东了。蒲州就屹立在黄河东岸，其辖地都在它的东边。

蒲州地区亦称蒲东，未见文献起称于何时。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重修普救寺莺莺塔碑》记载：“蒲东旧有普救寺浮屠，创自隋唐。”作地域名称，当是最早见到的。《红楼梦》里写到薛小妹新编怀古诗，把普救寺说成“蒲东”；而写于抗战前的《水浒新传》，写到梁山好汉来到蒲州，说是“来到蒲东地面”。永济解放前后，市面上就有酒肆饭馆以“蒲东”命名，至今仍可见到“蒲东酒家”匾牌高挂。可见文人书写和百姓口吻对“蒲东”的认同。

黄河冲出晋陕峡谷，在晋西南平原拐了个弯儿，而后东流去。黄河在此形成了一种围抱，一种呵护，仿佛母亲温暖的臂弯。山西永济就依偎在黄河的臂弯里，枕着日日夜夜不息的涛声，一如聆听母亲催眠的哼唱。永济也就成了母亲的宠儿，成了整个黄河流域最得天独厚的地方。这里是黄河中游，是中国的腹地。比起上游峡谷的飞流湍急和下游悬河的危机四伏，黄河在这里展现了自

己雍容而壮阔的美丽：河床宽广，河流从容。好像在逼仄的峡谷中禁束得太久，来到这广袤的晋西南平原上才能够惬意地放松，舒展地炫示。黄河实际上也是这里的开拓者，是她断裂了太行山系的中条山和秦岭山系的华山，打开了从青藏高原滚滚而来的巨大水流东去入海的通道，收容了它东岸的汾水、涑水和西岸的渭河、泾河，滋润了两岸的晋南平原和关中平原。“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势，壮关河之气色……西阻大河，东倚太行，潼关在其南，龙门在其北”就是这里山川形胜的写照

002 永济黄河滩上的蒲草



(《蒲州府志》)。又有诗咏之曰：“立马风陵望汉关，三峰高出白云间。西来一曲昆仑水，划断中条太华山”(清·峻德)。天成界划，中条山、华山的“中华”二字也成为我们民族冠名的众多传说之一。

不是吗？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它独特的地理构成和自然形貌，使它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华夏民族就在这里进行自己幼年的启蒙和早期的奋斗；这里的山岗河流平川沃土，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最初的生活与繁衍的摇篮。白昼与黑夜，日出与日落，月朔与月望，四季与节气，都是以这里的计时来分野和划定的。

从上古时期开始，这里出现了一座城市，当然是那种最原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城的周围长满葳蕤的蒲草，那坚挺的枝干、繁茂的绿叶和丰满绵润的蒲棒，被远古时代的人们认为是祥瑞的植物，就把这座城市起名为“蒲”。华夏上古时期一位伟大人物就生活在这里，他就是五帝之一的舜。舜待继母至孝，待庶弟至爱，待人至仁，待物至善。尧王访贤来到这里，发现了这位仁爱的舜，就把帝位传给了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许配给了他。舜继承了王位，把国都定于蒲(《帝王世纪》：“舜都蒲坂”；《括地志》：“蒲坂故城，舜所都”)。舜“生于诸冯、



003 舜帝像

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这些地方都在蒲东一带，至今遗迹尚存。徜徉其间，不由人不生思古之幽情。舜的建国宗旨是“天下一人饥则我饥，天下一人寒则我寒”，至今还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参照。作为华夏古国的国都，其原始的简陋景象可以想见，而其重要地位，却不能因为它的简陋而被忽视。人类社会缓慢前进的历程中，它是一处重要的驿站。

夏至西周时期，蒲称“长原”、“长坂”，多为侯国。周武灭商，大军路过距蒲不远的首阳山，我们熟知名字的那两位商代遗民伯夷、叔齐，企图劝说周武王不要灭商伐纣。历史的车轮他们当然阻挡不住，于是在周灭商后，这弟兄二人拒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留下了两个大墓冢，还有“二贤祠”。他们不肯闭合的目光，透过历史的烟云，也许在默默地注视着千年之蒲的每一次变迁：





004 秦始皇像

春秋晋霸，晋之邑地，仍封建为侯国。

战国时期，称“蒲邑”，属魏。邑即城，分明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了。

秦汉时期，称“蒲坂”，是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亲自改定的名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蒲属河东郡。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嬴政巡游东方，封禅泰山，途中登蒲邑，见长坂。长坂是公元前625年修了黄河浮桥后，将河西、河东的秦晋联结起来的很逶迤的大道。这位命令天下“同文同轨”的铁腕政治家很随便地把这个黄河岸边的城市改名为蒲

坂了（《山西文史资料》1999年第3~4期）。史书上说的“舜都蒲坂”，应当是此后的记载，而我们至今说的“永济古称蒲坂”，也是说的这以后的事。当然秦都咸阳，汉都长安，这里只能是县级建制了，是为“蒲坂县”。

王莽篡汉时，将蒲坂改为“蒲城”，不过这蒲城的名字与他的“新朝”一样短暂。

西魏大统三年（537年），宇文泰打败东魏高欢——修葺晋祠的一代枭雄，夺得蒲坂。九年（543年），迁城距河岸

005 “大孝有虞舜帝故里”碑



只二里，建起坚固的砖城，成为“关中之巨防”，并改名为“泰州”。

北周时，改名为“蒲州”。从此，就一直称“蒲州”。

经过几千年雨雪风霜的磨洗、烈火烽烟的熏染，屹立于黄河东岸的蒲州，终于冲出了时光隧道，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迎来了自己繁荣昌盛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着盛世气象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和创造的年代，经济繁荣如江河行地，文化昌盛似日月经天，而蒲州，抓住了历史机遇，书写了自己最辉煌的一页。

这积淀为古老深厚的文化蕴藏的一页，直到一千三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光辉未减。

【李唐王朝起跑与终点的战略中间站】

蒲州进入唐朝，态度是矜持的，决定是迟疑的，脚步是缓慢的。

其实，唐朝的主人就是蒲州的旧主。

隋朝末年，炀帝东征高丽，南游江都，北巡雁门，穷兵黩武，民不聊生，弄得义军蜂起，“十八路诸侯，三十六处烟尘”，天下大乱，江山摇摇欲坠。这时候蒲州的主人，就是李渊。李渊家族是皇亲，是隋朝的八大开国功臣之一，授爵“唐公”，李渊这时候就袭唐公的爵位。他时任河东抚慰大使等职，就在蒲州驻



006 李渊像

扎。不过这一阵子他不受炀帝信任，因为社会正传播着一股流言，说是杨家的江山要由李家取代。炀帝已经杀了一个姓李的大臣了，对他也是严加防范。炀帝走马雁门，避暑游乐，遭到突厥袭击，急招救兵，李渊派兵解了他的围，这才恢复了对李家的信任，委派李渊一个更大的官职——太原留守，仍兼职河东。李渊去太原赴任，还是把蒲州留作根据地，不带家属，只领次子李世民去。我们或许还没有注意到，一个开创一代盛世同时也决定了蒲州数世纪繁荣的伟大历史人物，开始向着我们走来。

在太原，李世民这位“天纵英才”早已看到了腐朽隋朝的必然结局，看到了一个新兴王朝的历史机遇。他发动太原的主要官员与自己一起策动父亲，使拥有太原军力、民力的李渊下了反隋的决心。在三晋大地的天空中，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唐，已然初露曙光。

李渊战略的第一步是领军南下，夺



占长安为基地,然后再取天下。代王派重兵守霍邑(今山西霍州市),又派名将屈突通驻蒲州,实际是为了瓦解李家在蒲州的战略优势。这一招果然厉害,李渊的军队攻破了霍邑,自己驻守经年的蒲州却不能顺利通过,只好改变路线,从吉县壶口渡河,绕道韩城、合阳,才攻下长安。这一重要军事行动对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但他对蒲州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经济的深远意义的认识还是远远比不上他的儿子李世民。

一年后,在江南游玩的太上皇炀帝被部下所杀,长安城里的代王皇帝自知难保,只好把皇位禅让给实际掌权者唐王李渊,李渊改国号为“唐”。这一年是隋义宁二年,唐武德元年(618年)。李家王朝从太原起步,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跑到了胜利的终点,在秦皇汉武的蟠龙之都,树起了唐王朝的驷龙黄旗。

然而蒲州是倔强的蒲州,蒲州城头没有立即竖起驷龙大旗。一位名叫尧君素的河东太守还在为隋驻守着蒲州。然而,开国皇帝李渊,不论是新朝之威还是旧朝之情,都不会放过肘腋之下的蒲州城。他先后派出虞州刺史韦义节、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等领兵攻蒲,不克,最后连自己的女婿领兵大将也被尧君素擒拿并斩首城外,以示无降意。朝廷无奈,只好另派劲旅名将。于是,李世民正式向蒲州走来。



007 唐太宗李世民

这时李世民已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持节(可代表皇帝发布命令),节制陕东、河东、河北军马。如此军力威势也没有将蒲州一攻而下。尧君素部下慑于李世民的威名,杀了尧君素,而尧君素的另一名忠实部下王行本又平息了内乱,继续坚守,与李世民的部队相持数月。不妙的是,这时山西另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刘武周与蒲州结盟,率重兵乘势从唐军背后杀来。形势危急,河东震动,关中震骇。



面对蒲州，皇帝也失去了信心。他亲手写了一道敕令，要李世民领兵退却，并决定放弃黄河以东的全部地盘：“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

作为唐朝国运的中流砥柱，作为唐王朝的真正主心骨，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李世民力违上意。他上表进言，字字如铁：“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冀平息武周，克复汾晋。”

原来李世民只是统帅，不是前锋，攻蒲州他并不在最前线。这时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亲自披坚执锐，领兵上阵。等到十一月黄河冻了坚冰，他引军从龙门渡河，这才攻下原本属于自己的蒲州，挥师平定河东。

历史的指针，这时候定格在武德三年（620年），春，正月，距唐朝建立，已经三个年头了。

没等占领军的最高统帅组织入城仪式，皇帝李渊就迫不及待地长安赶来视察蒲州。李世民是顶尖的军事家，自然有着军事家必须具有的大将风度和军事警觉，他不能一开始就进驻城里，就像一千三百年后的大军事家毛泽东，北平解放了，他并不急着进城去住，而是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只是派叶剑英、聂荣臻去做市长和警备司令。等到

散兵、特务、地下敌对分子抓得差不多了，社会治安平静了，他才进城去，中南海这时候也清扫得干干净净了。李渊就没有伟大人物的这种气度，情感上讲他毕竟是在蒲州主过事的，心理上就急切些。没想到，进城前他遇到了一场大大的风险。蒲州城里接收部队的将领是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是李渊的小舅子，当然是皇帝的嫡系，要不只有六个部就给他一个部长来当？但也就是他一直攻不下蒲州，还把外甥女婿给牺牲了。李渊好几次写信讽刺他，说：“姑的儿子们都是天子了，下来该轮到舅的儿子了吧？”独孤怀恩就心说，难道我家就只能出女贵人么——他姐是皇后，有机会也该我家出天子了。李唐王朝那时还是反王遍地，叛附不定，想当皇帝的人甚多，独孤怀恩已经暗中有了打算，并和刘武周部下最有本领的大将尉迟敬德进行联络，准备起事。此时，李渊在黄河西岸已经上船，得到了消息，不禁大吃了一惊，急忙部署，派人召见独孤怀恩。独孤怀恩没有料到事已败露，竟轻舟简从而来，结果就被抓住杀了。

城外历险，故地重游，李渊的感觉肯定是更不一样了，便增加了许多感慨。李世民这时还驻扎在远处的司令部，听到父亲诛杀舅舅驾临蒲州，才从驻地轻骑赶去见驾。漫步在硝烟刚刚散去的蒲州城垣上，父子两人对蒲州的意



义想来已经达成了高度的统一。对李渊来说,这次攻打蒲州,是他自己政治远见的锻炼和提高,使他加深了对蒲州的认识,更加深了对眼前这个接班人的认识——尽管到现在李世民还不是他确定的接班人。这一点,对于大唐的江山社稷,对于此后中华民族的一段重要历史,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穿过一千三百多年的风云舒卷,我们仿佛还能听见李世民关于蒲州的战略预言,历史的沧桑业已证明了他的预言。蒲州是李唐王朝的战略重镇,是联系太原根据地的咽喉要塞,是资供都城和朝廷后勤保障的重要依托及精神倚仗,是李唐王朝从起跑到终点的战略中间站。

它不会不受到格外重视。有唐一代,蒲州城和蒲东地域不断兴建的国家顶尖级别的文化景观——普救寺、鹳雀楼、蒲津渡浮桥和铁牛、栖岩寺、王官谷……就是这种高度重视的表现。

【从河中府到中都】

作为大唐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即位的第一天,颁布的第一道皇帝令,就是赦天下,免去蒲州和其它几个州府两年的赋税。赦天下是每一个皇帝即位时的惯例,他只是援例而行,算不得什么特别命令,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一条。

他太知道蒲州的分量了。

建唐九年来,李世民基本上是在马鞍上度过的。九年来,他多次从蒲州组织部队开赴前线发动新的战役,又数次把士兵撤回蒲州进行休整。黄河岸边粉尘绵密的黄土已经掩盖了历史的印痕,现在已经看不到军士的足迹和战马的蹄印了。但李世民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蒲州,离开太原,离开雁门关外广袤的草地。那儿是中原之患,是李唐王朝之患。在隋末唐初的那些年月里,突厥的强壮马队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以内的侵犯,国内还没有完全统一,深谋远虑的他早就注意到那是日后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要阵地。他们李家的“龙兴”之地太原这时候却被刘武周控占着,失去自己群众基础雄厚的根据地,就等于一千多年后的工农红军失去瑞金;李家失去太原,也等于失去了大唐帝国最重要的国防。而且,刘武周的部队里,还有着让他朝思暮想的大英雄尉迟敬德啊,虽然现在他还是敌军将领,但他相信以自己的诚意和魅力能够温暖并俘获他的心,让他在自己的阵营里创建不世之功。以后的事实证明尉迟敬德没有辜负唐王期望,他以“单鞭打开唐世界”的英雄业绩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和“凌烟阁”上图影像中最靠前的人物之一。

这一切,都是在蒲州思考、策划和



组织实施的。军盐是潞村盐池取之不竭的盐晶，军衣是峨嵋垣上雪白的棉花，军粮是晋南平原的小麦和八百里秦川的稻谷——横跨大河、接通秦晋的蒲津桥以及距离大河之沿不足二里的军事重镇，真是天助伟业啊。李世民在历史已经十分悠久的城垣上该是以怎样的心情一次次印下自己也将十分悠久的脚步啊。

唐朝多么重要，李世民多么重要，蒲州就多么重要。

李世民死后，李唐王朝经过武后、韦后、太平公主们兴起的历时半个世纪的飘摇，终于迎来了自己又一个盛世年代——唐玄宗（李隆基）开元（713~741年）时期。

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远远离去，李隆基以曾祖李世民为楷模开创了盛唐气象。他任用贤明，整饬纲纪，安疆防远，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崇尚文化，使中国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强大帝国，再一次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前列。

此前的宫掖巨变、朝廷阴谋，都是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进行的，大唐重镇蒲州这几十年里，在做什么呢？

它在建设，在发展，在升华，在嬗变。它在建设着更加成熟的城市，它在发展着更加先进的生产，它在升华着更加文明的精神。



008 武则天像

在长期和平的日子里，蒲州的军事意义已经逐渐弱化，它也不会再是当初不断变换着主人的临时政治中心，它的城市性格当然不会再是当初的惨烈和倔强，而是不断嬗变为儒雅和雍容。长期担任蒲州刺史的陆象升不是一个只凭威势和挾伐治理州事的官员，而是颇具仁爱宽容之风。他的部属向他提意见，说你不施刑责，怎么树立威严呢？陆象升的回答也是一贯风格，不用上级口吻。他说，人情不远，难道你就理解不了我的意思么？实在想用责罚立威，就从你开始吧！可爱如此，让人不由想到几千年前的舜帝耕田——尧王蒲州访贤，在历山脚下看见一个年轻人正在赶两头牛耕地。他在犁杖上拴了个簸箕，牛一偷懒，就用鞭子敲几下。两头牛都以为同伴挨了打，就奋力拉犁。尧王看到这个年轻人如此仁爱，便打听他的名字，才知道他就是舜，后来就把王位传



给了他。蒲坂——蒲州，民风、世风、官风一以贯之，宽仁厚爱，如细雨柔风，在黄河岸边滋润。

蒲州藏起了自己的凌厉，形成了更符合历史地理地位的精神向度，形成了自己的城市风格。

唐继隋后仍然把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作为政治中心，长期经营着。而就在这时候，就在唐王朝建立已经104年之后，李隆基于开元九年（721年）命令把蒲州改为“河中府”，立为“中都”，置派官员，与长安、洛阳相同。

中都河中府，蒲州的新名称标志着自己城市品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蒲州，完成了一个军事重镇向着全国文化重心的演变。通过这种演变，不难看出最高统治者的深远命意：西都、东都，长安、洛阳，太多的宫廷纷争，太多的政治倾轧，太多的派系恩怨，太多的繁冗政务，实在是难以容纳文化的发展，而每一个国力强盛的朝代和目光远大的领袖，都是不会忘记发展文化的。李隆基也不负历史厚望，他在距离西都、东都最为合适的位置确立了整个王朝的文化战略支点，就像当年他的曾祖李世民把这个地方确立为军事战略的支点一样。

蒲州——长安，现代距离，170公里；

蒲州——洛阳，现代距离，266公里。

打开华夏古国的版图，我们用历史



009 唐玄宗李隆基

的目光仔细查找，还有把蒲州作为文化战略支点更为适合的地方么？

中都河中府，正式成为中华帝国唐王朝的全国文化中心，随之而来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

【唐代蒲州：文化的蒲州】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已无缘得见唐朝的蒲州那无比的繁华了。然而，透过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还可依稀看见唐中都那车马喧阗的街市，那书声朗朗的学府，那丝竹缭绕的舞榭歌台，那争奇斗韵的文坛词苑。

蒲州满意于历史赋予自己全国文



化中心的城市定位,几千年积淀的文化营养也培育了它与之相适应的蕴藉儒雅的城市特征,使它形成并保持了宽容和谐的文化生态,表现了博大的文化容量和强健的文化气魄。

蒲州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遗存是祭祀场所,或殿,或祠,或坛,或庙,城内城外,多处存焉。祭天的玉皇阁在西门之左;祭地的先农庙在城东瓮城之外;祭舜的熏风台依东瓮城南城墙而建,还有虞帝庙,在东瓮城内;祭禹为禹王庙,则在城西蒲津桥北侧;祭文有文庙,在城之东南;祭武有关帝庙,在城之中央;拜

佛,城外有普救寺、万固寺;礼道,五老峰即是道教名山,城西北角还有真武庙;其他如火神庙、马王庙、魁文阁、无祀坛、城隍庙,也是各有所祀。最有地理依据和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当属祭舜与祭河。舜都蒲坂,天下惟一;舜帝遗风,千年遗续;祭舜之盛,蒲州自然别于他处,有着特别的历史渊源。而祭河,在蒲州也最为贴切。黄河泛滥,蒲州也深受其害,且不说庄田村落,光蒲津桥就年年被冲毁,成为地方和朝廷的心腹大患。肃宗时(756~761年),敕封江、河、淮、济四渎之神,其中封黄河为“灵源

010 明代蒲州城图

